

第十六章 大事可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夏日明媚，並不欺人，然則午後悶熱，也不是假話。整座京城都被籠罩在暑氣之中，讓人好生不適，往往喝下去的清水用不了半個時辰就會從人的肌膚處滲將出來，攜著體內的那些殘餘，化作一層油膩膩的潤意，將整個人包裹住，使人們艱於呼吸，渾身不爽。

尤其是那些做苦力的下層百姓們，扛著大包在流晶河下遊的碼頭上登梯而行，汗水已然濕透了全身，更淋落到青石階上，化作無數道水痕，顯得有些驚心。碼頭邊的大樹伸展著葉兒，卻根本無法將天上的日頭完全遮住，河上吹來的清風，也無法拂去暑意，反帶著股悶勁兒。

石階旁的一條黑狗正趴在樹蔭下，伸長著腥紅的舌頭，呼哧呼哧喘著氣，同時略帶憐憫看著那些被生活重擔壓的快喘不過氣來的苦力們。

流晶河上一座裝飾樸素的船兒正在飄著，慶國二皇子緩緩收回投注在岸邊同情的眼神，回身微微一笑說道：“範閑此人確實厲害，內庫調回來的銀子不說，他事先就在東夷城和北齊採購了那麼多糧食，想必是猜到今年忙於修堤，夏汛就算無礙，可是南方的糧食還沒有緩過勁來，總是需要賑災的。”

流晶河碼頭上停著不少商船，幾百名苦力正將慶國採購的糧食往船上搬運，然後借由水路，運往去年災後重建未競全功的南方州郡。

二皇子身旁那位可愛姑娘眨著那雙明亮的眼睛，笑了笑，卻沒有說什麼。

二皇子啾啾一笑，繼續說道：“是不是奇怪我為什麼會說範閑的好話？其實道理很簡單。範閑這個人確實有值得稱道地地方，尤其是在政務這一麵，雖然他從來沒有單獨統轄過一路或是一部事務，可是他...很有心。或許你不知道。剛剛查出來，他門下楊萬裏去水運總督衙門的時候，暗中居然有一大筆銀子注進了水運衙門的帳房，也正是如此，今年大河的修堤才會進行地如此順利。”

說到此處，二皇子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嘲弄神色：“如果讓朝廷裏那些部衙籌措銀兩，戶部工部一磨蹭，鬼知道要折騰到什麼時候去。”

他繼續幽幽說道：“所以治理天下，手段技巧都可以培養，但像範閑這種心思...卻是極難得的。這都是他在江南辛辛苦苦刮來的銀子。竟是毫不吝惜，全部砸進了河運之中，得名的是父皇。得利的是天下百姓，你又能得什麼？這範閑...我倒是愈來愈看不透他了。”

今日天熱，京都裏的那座王府也顯得悶熱起來，所以二皇子帶著新婚半年的妻子來到了流晶河上，一麵是散散心。一麵也是夫妻二人覓個清靜地，說些體己的話。隻是遠遠望著碼頭上的熱鬧景象，二皇子不由心有所動。將話題扯到了遠離京都地範閑身上。

“範閑啊...誰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誰也看不透他。”葉靈兒微微一笑，眉宇間泛著一絲複雜神色，這位姑娘家當年是何等樣清靈古怪的可愛小人兒，如今嫁給二皇子，搖身一變皇妃，自然而然便多出了幾絲貴重氣息，人也顯得成熟了些。

“確實看不透。”二皇子那張與範閑頗有幾分相似之處地臉上浮現出一絲自嘲的笑容，“他從澹州來京都之後做的這些事情，又有幾個人能看的透？”

想了想。他搖了搖頭，不知所謂地笑了笑，緩緩牽著葉靈兒的手，走到了船兒地後方舷旁，看著流晶河上遊的寬闊鏡泊水麵，似乎想用這天地的靈氣與開闊來舒展一下自己地心胸。

船尾王府的仆人們看著這一幕，都知趣地遠遠避開，不敢打擾王爺與王妃的清靜，整個王府甚至是整個京都的人都知道，二皇子與葉靈兒成婚之後，兩人感情甚好，雖然尚未有王妃懷孕的消息出來，可是這一對年輕夫妻時常都是膩在一處，二皇子麵相俊秀，葉靈兒也是京都出名的美人兒，這一對璧人，不知道羨煞了多少旁人。

葉靈兒靠在二皇子的身旁，輕輕抱著他的臂膀，那雙比水麵更加清亮的眼看著遠方飛翔著地沙鷗，心裏想著那個

在遠方的男子，自己的師傅，忍不住唇角多出了一絲笑意：“京都裏的人們都畏懼範閑，都以為他骨子裏是如此陰險可怕，所以才會折騰出這麼多事，殺了這麼多人，可在我看來，這廝不過就是個愛胡鬧的荒唐子罷了。”

二皇子也笑了，他是知道當年妻子在嫁給自己前與範家經常來往的事情，也知道妻子與晨丫頭姐妹相稱，交情非同一般，更知道妻子一直在暗底下稱呼範閑為師傅...隻是他從來不會去懷疑葉靈兒與範閑之間有什麼男女之私，因為葉靈兒雖然有時候會有些小脾氣，但在大方麵上卻是位難得的磊落巾幗，若她不喜自己，便是聖旨也不能讓她嫁給自己，隻是...偶爾聽著葉靈兒用那種熟稔的口氣提到範閑時，他依然掩不住生起一絲荒謬的感覺和淡淡酸意。

“哪裏是胡鬧荒唐這般簡單。”二皇子溫和說道：“前些日子聽說太子殿下下的門人做了一個冊子，看範閑在這兩年裏殺了多少人，得罪了多少人，結果...竟是整理了長長一個名冊出來，讓我們那位太子殿下高興的不得了。”

葉靈兒噗哧一笑，心想師傅怎麼變成大惡魔似的了，不過包括春闈案，掌一處那些事情，範閑確實已經得罪了朝廷裏的大多數勢力。

“所以說，沒有人能明白範閑究竟想做什麼。姑母是他的親嶽母...而且姑母早已釋出了善意，可是...他不接受。我就不用說了，從他歸京之後，便一直嚐試著與他和好。他卻異常強悍地選擇把我打倒。”二皇子自嘲笑道，“我承認，牛欄街的事情是我的錯，可是...朝局之中。敵人變成朋友，並不是很少見地事情。”

葉靈兒看了他一眼，咕噥說道：“他這人性子倔，又好記仇，哪裏是這般好說服的。”

“可是這對他有什麼好處？”二皇子皺眉說道：“得罪了這麼多人，將來...我是說萬一，父皇不在了，新皇即位之後，肯定要將他的權柄收回來了，他的手中沒有了監察院。這些複仇地勢力都會落在他的身上，誰能保住他？”

“你怎麼就知道新皇一定會收回他的權柄？”葉靈兒低頭說道：“我看太子殿下可沒有太多機會，三殿下可是範閑的學生。”

“老三太小了。”二皇子歎息道：“一個人的成長過程。總是會被突如其來事故打斷，我當年是這樣，等老三再大些，咱們那位父皇自然又會找些辦法，如果將來真的是老三坐上那把椅子。你以為那時的老三還是現在的老三？他就會允許範閑保持現在的權勢？”

“我們兄弟幾個，都不如父皇，所以不論我們是誰繼位。要做地第一件事情，肯定就是打掉範閑這頭大老虎。”二皇子微笑說道：“這是必然之事，以範閑的聰慧不可能想不到這點。”

葉靈兒擔憂地看著他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你還是沒有放棄。”

二皇子沒有接這句話，緩緩說道：“既然範閑明白這一點，而且也知道自已已經得罪了大部分的官紳，那他能怎麼辦？除非他將來準備走完全不同地一條道路，不然他永遠擺脫不了日後的亂局。”

“哪條道路？”

二皇子轉過頭來，溫柔笑道：“他自己坐到那把椅子上。”

...

在什麼樣的位置。就有什麼樣的話題，雖然此時流晶河船上說的都是些很驚心地內容，但實際上這種話題經常在各府之中被談論起，葉靈兒也並不如何畏懼，反而覺著有些膩了，苦笑說道：“以我對師傅的了解，他是不會這麼做的。”

“噢？”二皇子很感興趣，“為什麼這麼說？”

“範閑喜歡周遊世界，你不知道嗎？”葉靈兒笑道：“這次他被派去江南，天下皆知是陛下變相地放逐，也是不想讓他的身世在京都裏鬧出太大風波來，是個避風頭的意思，可是...據我所知，範閑對於這個放逐是一點怨言也沒有，他是很興高采烈地去的，能夠有機會見見天下不同的人情風物，對他來說，似乎才是最大的享受。”

不得不說，葉靈兒確實很了解範閑。

“坐上那把椅子？那便再難出深宮了，範閑會憋死的。”

夫妻二人同時笑了起來。

二皇子稍一思忖後說道：“可是如果他不搶這把椅子...難道將來會捨得放手？而且就算他肯放手，別人又會放過

他？”

“那把椅子真有這麼好嗎？”葉靈兒皺眉說道：“更何況...範閑憑什麼去搶？”

“憑什麼？”二皇子笑道：“憑父皇對他的無比信任，憑陳院長林相爺範尚書這三位老人家的全力支持，憑他左手地監察院，右手的內庫，而且不要忘了，他也是姓李的...實話說了吧，在當前的局勢下，如果日後不出大的轉折，範閑在父皇去後想要奪位，是把握最大的那一個。”

葉靈兒卻隻在這話裏聽到了“大的轉折”四個字，如果身邊良人說的話是真的，那麼一定有很多人在準備著這個大的轉折。

二皇子繼續說道：“範閑目前唯一的空白就是軍方的支持，葉秦兩家他沒有機會沾手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那位親愛的大皇兄，不知道最近是怎麼了，總擺出一副範閑看家人的模樣。”

說到此處，二皇子終於流露出一絲怨意，想來也是，他與大皇子自幼一道長大，感情好的沒有話說，誰知道範閑一入京，大皇子卻站到了範閑的那邊。換作誰，心裏隻怕也會有些不舒服。

“最關鍵的風向標是此次地膠州事變。”二皇子擔憂說道：“父皇過往雖然無比信任範閑，但一直沒有讓他沾手軍方的任何事務，這次卻安排他去處置膠州水師。我擔心，父皇是準備在這方麵也鬆手了。”

葉靈兒緩緩地低下頭去，半晌後說道：“說了半天，其實說到底，你心裏依然是不甘心罷了。”

一片沉默之後，二皇子緩慢卻又堅定地說道：“確實不甘心...別人能坐那把椅子，我為什麼不能坐？我坐上那把椅子，做的不會比別人差。如果世上不是多了一個範閑的話，我又何至於在這船上長籲短歎。”

又是一陣沉默。

“我承認，在與範閑地對比中。我全麵落在下風。”二皇子的臉上忽然露出一絲灑脫的神色，“不過偶爾也會有些不服，如果父皇當初肯將監察院交給我。把內庫也給我，我難道就比範閑真的差了？我確實不甘心，謀劃了這麼多年，卻因為這樣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兄弟，便讓一切成為了泡影。我還是想爭一下，就算最後輸給他了...也要輸的心服口服。”

“何苦呢？”葉靈兒歎了一口氣，望著他。

二皇子心中一動。發現妻子自從嫁入王府之後，當初的那些沒心沒肺可愛模樣便少了許多，或許這便是嫁給自己的代價吧，總要成日裏思想著這些勾心鬥角的事情。

葉靈兒輕聲說道：“我知道長公主殿下最近一直讓你與太子殿下和好，我也知道這是為的什麼事...話說回來了，我一直不喜歡那位長公主殿下，雖然她是晨兒的母親。”

“姑母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。”二皇子斟酌著用詞，“她為朝廷做過許多事情，而且...有很多時候。她不見得是為了自己地私心。就拿這件事情來說，如果她當初真的隻是為了日後的榮華富貴考慮，當初她就不會選擇我，教育我，她完全可以一直站在東宮那邊，東宮也是需要她的。”

“那她為什麼會選擇你？”葉靈兒的唇角帶著一絲譏諷，“難道不是因為你比太子殿下生地更好看些？”

...

“夠了！”二皇子唇角微抿，低喝了一聲，他是怎樣也沒有想到，自己的妻子對於長公主殿下是如此的憤怒。

葉靈兒冷哼說道：“難道不是嗎？她挑唆著你與太子殿下鬥，如今又讓你與太子殿下和好與範閑老三鬥，可鬥來鬥去，又有什麼意義？就算將來讓她成功了，範閑失勢，可到時候你與太子殿下怎麼辦？誰來坐那張椅子。”，

“那是日後地事情。”二皇子低頭緩緩說道：“姑母是疼我的。”，

“日後的事情？”葉靈兒火了，終於回覆了當初騎馬入京都的清朗模樣，直接說道：“她隻是陶醉於這件事情的過程之中，至於最後太子和你誰勝誰負，還不是她的一個傀儡，你何必再和她們參合著？太子要繼位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範閑要自保，那也是他的事情，你隻要不再理會，便能輕身而脫，這有什麼不好的？，

驟然間，葉靈兒似乎也覺著自己地話太急了些，歎了一口氣，放軟聲音說道：“你不為別人考慮，也要想一想我，想想宮中的母親，範閑說過一句話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何樂而不為？”

又是範閑，二皇子聽著這句話，忍不住笑著說道：“那他為何不退？”

“他退了他就要死，這是你說過的。”葉靈兒毫不示弱望著他的眼睛，“可你若退，誰能把你如何？”

“能把我如何？”二皇子抿著那雙薄薄的嘴唇，幽幽說道：“我殺過範閑的人，他日後能放過我？太子即位，能放過我？老三...誰知道他將來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。”

葉靈兒失望地沉默了。

“太子隻是我們目前需要的一個招牌。”二皇子閉著眼睛，嗅著撲麵而來的河風，輕聲說道：“我們現在需要他的東宮名份和祖母的支持。”

葉靈兒知道他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告訴自己，不可能告訴自己。卻依然從這句話裏聽到了某種危險靠近地聲音，忍不住在這大夏天裏打了個寒噤，輕聲說道：“太子殿下不是蠢人，他怎麼會猜不到長公主殿下的想法？他怎麼會相信她？”

“這就是姑母需要考慮的事情了。怎樣彌合當初的裂縫，怎樣讓太子與皇後完全相信姑母地誠意，這都與我無關，我隻是需要等待著。”

二皇子輕聲說著，緩緩睜開雙眼，望著河麵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去年我就是沒有忍住，所以給了範閑機會，現在我至少學會了戒急用忍。我畢竟是父皇的兒子，不論事態怎麼變化。我總有幾分之一的機會。”

葉靈兒失望地望著他，說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認為長公主最後還是會挑你繼位。可是...被人扶著上去，真的很有意思嗎？”

“不要說被人扶，就算被人牽又如何？”二皇子忽然笑了起來，“父皇當年也是被一個女人扶著坐上了皇位，可是日後他仍然成為了千古一帝。隻要坐上了那把椅子，總有大事可為。”

因為膠州事變的問題，一直在陳圓養老的陳萍萍終於被皇帝的三道旨意趕回了京都。回到了那個方方正正，一片灰暗之色的建築之中。

就在監察院的那個陰暗密室之中，陳萍萍輕輕撫摩著膝上地崇毛毯子，忍不住打了一個嗝欠，用微尖的聲音說道：“屁大點兒事兒，也要打擾我。”

費介今天很奇妙地沒有在山裏采藥，反而是坐在了陳萍萍的身邊，嘶啞著聲音說道：“關鍵是宮裏地問題，範閑又鬧了這麼一出。咱們的皇帝陛下是越來越喜歡他，可是宮裏那些人卻是越來越害怕他...隻怕是要提前了。”

“太子是蠢貨嗎？”陳萍萍緩緩問道：“當然，他確實是個蠢貨，不然怎麼又會和那個瘋女人搞到一起去了？”

“長公主瘋則瘋矣，手段還是有的。”費介翻著那古怪顏色的眼瞳，盯著陳萍萍說道：“再說了，這不是你安排的嗎？枉我還辛辛苦苦做了那麼個藥出來。”

陳萍萍歎息道：“太子膽子太小，咱們要幫助他一下。”

“這可真是抄家滅族地罪過啊。”費介歎息著，“我是孤家寡人，你老家還有一大幫子遠房親戚。”

陳萍萍恥笑道：“你還是當心範閑過年回京找你麻煩吧，給晨丫頭配個藥，結果配個絕種藥出來，範閑絕後，你看他怎麼撕扯你。”

費介大怒說道：“能把肺癆治好就不錯了，他還想怎麼滴？還敢欺師滅祖不成？”

“那我就清楚了，反正最近他來的信裏一直怨氣衝天，而且...一直在問你到哪裏去了。”陳萍萍冷漠說道。

費介其實一直因為這件事情心裏有愧，所以下意識裏躲著自己最成器的弟子，聽著這話，不由愣了神，半晌後說道：“他不是收了個通房大丫頭？再說還有海棠那邊...聖女地身體應該不差，生個娃娃應該沒問題。”

“海棠朵朵...不是母雞，你當心不要讓天一道的人知道你這個說法。”陳萍萍微笑說著。

費介也懶得再理會，直接問道：“關於這次膠州的事情，你怎麼看？”

“怎麼看？”陳萍萍冷哼一聲，“我把影子給了他，我把黑騎給了他，我把整個監察院給了他...結果他卻做了這麼粗糙下等的作品來給我！”

“飯桶。”陳萍萍忍不住搖了搖頭，“言冰雲不在他的身邊後，關於陰謀這種事情，範閑就成了飯桶，不過真不知道是他運氣天生就比別人好，還是什麼緣故...這事兒結果倒還不差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